

智量文集
创作编

海市蜃楼墨尔本

智量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013168248

I247.57
2842

ZHANG

LIANG

WENJI

作
编 集

海市蜃楼墨尔本

智量 著



I247.57

2842



北航

C1676176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市蜃楼墨尔本/王智量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 5

(智量文集)

ISBN 978-7-5675-0713-5

I. ①海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5993 号

智量文集

海市蜃楼墨尔本

著 者 智 量
项目编辑 庞 坚
审读编辑 陈锦文
责任校对 胡 静
装帧设计 高 山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32 开
印 张 9.5
字 数 249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
印 数 1—2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0713-5/I·987
定 价 25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《智量文集》前言

这部文集里收入的文字，是我 1978 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以后直到 2012 年间所写出和翻译的东西中的一部分。按著作的性质分为翻译编、创作编、文论编和教学编。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和作协会员，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，写过和翻译过一些东西，但是限于我的水平，这些东西只能说对同行的朋友们和对学生们有一点参考价值，也绝非全部都有这样的价值。因此这次出版这个文集，我并没有把自己写过和译过的东西全都收进来。比如在我大学学习阶段和此前所撰所译的东西，我给许多朋友的书和文章写过的推荐文字、序文和评论等等，全都没有收入。译文部分也只取一部分世界名作，大量其他译文均未采择。可惜的是，有一些名作的译文丢失了，或一时查找不到，只好付之阙如。只希望这里印出的这些文字对于我的同行同志们、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和学生们能有一点用处。

在这里，我必须对养育我教导我，使我成人成材的我的父母、老师和许多学界前辈敬致谢忱，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的恩师和同事们以及学友们，他们给予我的培养和帮助，我没齿难忘。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文集这项工作上给予我的关怀、支持和帮助。我还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我的妻子吴妹娟女士，数十年来，我所做出的每一点成绩中，都有她的劳动和贡献。

敬请每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士，给我以严格的批评指教！

智 量

2013 年春于上海

虚构故事，勿劳揣测猜疑；
真实人生，且看离合悲欢。

故事发生的地点：

中国西部某地和澳大利亚。

故事发生的时间：

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。

故事中的主要人物：

何洁——JANE,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,女,四十岁出头。

于强——JOHN,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,男,快四十岁了。

何小青——CHERRY,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,何洁的女儿,二十多岁。

费斯林先生——PROF FISLNG,澳大利亚人,祖籍英国,退休教授。

查理——CHARLES,澳大利亚人,祖籍英国,于强的朋友和同事。

莫妮卡——MONICA,查理的妻子。

诺泰诺——NOTAINO,澳大利亚人,祖籍意大利,于强的邻居和朋友。

温蒂——WENDY,诺泰诺的同居情人。

亨利——HENRY,澳大利亚人,他们大家的朋友。

玛格丽特——MARGARET,亨利的妻子。

“老犹太”——澳大利亚人 JACK 的绰号。于强和查理的同事。

威廉——WILLIAM,何小青的男朋友。

刘院长——女,中国西部 S 省 H 城的县医院院长。

张经理——男,中国西部 S 省 H 城的县百货公司经理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飞往墨尔本 / 1

第二章 妈妈来了 / 64

第三章 苦的甜 / 146

第四章 谁的错? / 221

后记 / 294

第一章

飞往墨尔本

1

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澳洲的班机上。

何小青已经和中国移民于强办好结婚手续。澳洲政府也已经批准她移民。她是飞往墨尔本去正式成婚的，现在正端坐在这架飞机的机舱里。

这本该是件快乐幸福的事情，但是此刻，她却是面带忧虑，心事重重。

何小青长这么大，从来一切事都由妈妈做主，自己仅仅只做了一件妈妈不知道的事，就惹下大祸。现在去找谁申说，找谁商量？

再过不到十个钟头，她就要和丈夫于强见面，她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

她决不会照那个姓齐的为她安排的计划去行事。

但是，“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这个一向不会使用头脑的姑娘，现在必须使用自己的头脑了。自从那天姓齐的告诉了她这件事，这个巨大的震撼好像让她一下子长大好多岁。这些天来，她脑子里出现过她二十年里都没有想过的许多问题。现在，在这架飞行于一万英尺高空的飞机里，她仍不得不继续使用自己的头脑。

她不能执行姓齐的给她制定的方案，那么她自己的方案是什么？怎样解决眼前这个巨大的问题？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反正我不能照他说的做！”

她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。而且，她的丈夫于强在来 H 城相亲

和跟她办结婚手续的那几天里，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。她的母亲何洁也对于强有很好的印象。

妈妈从小教育她，做人要凭良心，这一点她记得很牢。现在她告诉自己：决不可以伤害人家于强！这是她在自己一团乱麻似的思索中，初步理出来的一个初始的头绪。但是她仍然不能形成自己一整套清晰的思路，也找不出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因为她从来就不会思想，也不会处理任何的问题。

半夜里，空中小姐送点心给她，轻声地问她：

“请问小姐，您要喝什么饮料？”

她猛地从自己混乱的思索中被惊醒。空中小姐那满面春风的甜蜜笑容，让她忽然想到，那个姓齐的教她去做的事是多么丑恶！

她下意识地身子一缩，好像自己是一个妖魔鬼怪，应该从这美好的人间远远地滚开。

后半夜，舷窗外渐渐由黑转亮，天色由微明到青兰，到浅紫，到橘红，到万道耀眼的阳光从天边射来，朵朵白云在飞机身边漂浮。这些美景她都无暇顾及，她一直在努力地集中思想，使自己赶快作出应该如何的决定来。

再过两个小时，飞机就要在墨尔本机场着陆了，她还是不能形成一个自己的主意。她整夜都没有合眼，感到昏沉沉的。还要在飞机上坐两个小时，她想打个瞌睡，排遣心头的烦恼。

但是她睡不着，刚闭上眼睛，脑海里便浮现出这个情景：离家的头天夜里，她和妈妈两人相偎相依，妈妈和她的谈话好像还响在她的耳边。

妈妈说：

“等你安顿好了，马上给我办移民，我立刻就来！”

她说：

“总要过一年两年再说吧。”

妈妈说：

“越快越好！于强说要尽快给办的。我等了多少年啊！真是天

上掉下来于强这个人。真得感谢人家张经理，为我们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！”

.....

飞机在降落，轮胎着地的颠簸让何小青回到现实中。她这时才感到，澳洲现在是冬天。

按照于强的要求，她穿一身雪白的衣服来见他，然而这是一件白色的丝绸连衫裙，买这件衣服那天，上海的气温是三十八度。现在她感到很冷。

她忽然想起，临行前，姓齐的给她送来一件黑色的风衣，说是给她路上披一披（母亲这时已经知道小青认识这样一个人，虽觉他来送东西有些贸然，但也就收下算了，并随手放进小青的手提箱里。）她打开箱子，顺手拿出这件风衣来把自己裹住，一想到自己与这件风衣的关系，她心头涌起一阵恶心。

她恨不能从自己身体里，把一个让她如此尴尬的东西挖出来。

她真不想穿这件风衣，但是天气又的确很冷。

她下了飞机。验证，取行李花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她心里好急，急于马上走出机场，急于马上见出于强，她有许多话要立刻对他说，虽然首先说什么和怎样开口说，她到这时自己还不知道。

2

于强已经三十六岁，来墨尔本这几年，虽然过着比澳洲本地人差很多的日子，但比他在中国却要强得多了。

并不是每个到澳洲来的中国人都一帆风顺，许多本来在中国国内有大学文凭和稳定收入的人，来这里吃尽了种种意想不到的苦头。

有的为求温饱和立足，至今忍气吞声，忍受雇主的欺凌；有的放弃原有的专业 and 知识，干着力不从心的重体力活，不知哪一天才能出头；有的辛苦几年一无所获，灰溜溜回国去了；有的妻离子散；有

的被另有新欢的丈夫或妻子抛弃；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。

不过就于强说，一切都还算顺利，他一直有工作做，省吃俭用，总算买了一套小房子和一辆旧汽车，还存下够他成家的钱。

成家的事，对于强来说，虽是“万事俱备”，却还“只欠东风”，他并没有找到一个愿意跟他结婚的对象。

由于家庭和社会等等的原因，于强在中国没交过一个女朋友，来澳洲以后就更是没有机会了。他性格内向，脾气暴躁，这就更难和女性相处。再加上，他给自己定下的找对象条件，从当今社会来说，无论在中国或在澳大利亚，都很不现实。

他想，他的妻子首先必须是一个凭良心待人，不骗不欺不诈的女孩。因为这些年来，在中国和在澳大利亚，他受够了别人的压迫和欺骗，他希望，将来，至少在自己的家庭里，每天见到的自己的妻子，是一个和自己一样诚实的人；

再就是，她必须是一个纯洁的、干干净净的女孩，没沾染过一点儿社会的尘埃。那些把自己涂抹得五颜六色，衣着服饰花里胡哨，不知与多少男人有过来往，也不知都干过些什么事情的女性，他想起来都怕，更别谈跟她们共同生活了；在中国的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当父亲被关在隔离审查的囚室里，姐姐出外做工为他们姐弟二人谋食的时候，他曾经在父亲的一本书里，读到过一个童话故事，讲一个无依无靠的小男孩，每天睡在猪圈里，突然有一夜，天上飞下来一个洁白无瑕的天使，跟他一同过活，从此他就得到了幸福。

于强心中多年来便暗藏着一个幻想：将来一定要给自己也找一个洁白无瑕的天使。

父亲死后，姐姐嫁到外地，他从小学到中学、大学，只顾得为生存和学习而拼搏。大学毕业后，也没有机会和时间去考虑这些事。到了澳洲，“鬼佬”姑娘他无法接受（他觉得她们皮肤那么粗，一身的气味……），中国姑娘又只有那么几个，哪里去找一个自己理想中的“洁白无瑕的天使”？

三十几岁的人，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，有一天，于强灵

机一动：何不设法去中国内地，在偏远的外省找一个对象，那些地方比较闭塞，社会污染也就少，那里一定能找到一个干干净净、洁白无瑕的中国女孩。

他马上想到，他有一个姓张的中学同学和好友，这人是上海百货公司派去支援内地的，现在是中国 S 省 H 城百货公司的经理。“对！他一定能在他那里给我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。”他马上就给这位张经理写了一封信。

张经理很乐意于强办这件好事。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小青。

何小青是他公司的小职员，一个人人喜欢的、标准的、画儿一样的漂亮姑娘。她二十二岁，高中毕业，一米七十的身材，不肥也不瘦，肌肤雪白细嫩，披肩的长发乌黑柔亮，鹅蛋脸，高鼻梁，一双又黑又大、灵气活现的、双眼皮的丹凤眼，十分的单纯、活泼、可爱。

张经理相信，这个姑娘纯洁干净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她的家庭条件也好：母亲何洁是这个地区里最有名气的医生，她和张经理的妻子是同事，他们两家都住在县医院的宿舍里，是同一层楼的邻居。

张经理当天就去找到何洁医生，把于强郑重地推荐给她的女儿。

何洁一听到张经理的话，心里很有些突如其来激动。她内心里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不过她说，她要考虑几天。一来是不要让人家发觉她“求之不得”的心态，二来也必须有时间做女儿的工作。

几天里，她和女儿小青试探性地谈了几次，让她对嫁到外国去这件不寻常的事，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，并且把她自己从这件事而来的下一步打算，让女儿认为是理所当然，这才向小青把事情说出来。

何洁向张经理表示，她和小青可以考虑这门亲事。她请张经理进一步向她介绍有关于强的情况。

于强的父亲原是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文学教授，一九五七年被

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“文革”中受迫害致死；母亲五八年就离婚改嫁了，于强不知她现在何处。她离开时于强还不满一岁。

于强有一个姐姐，比他大六岁，父亲死时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混乱时期，姐姐被人家连哄带骗地弄到离上海几百里外的南通郊区嫁了人，从此失去联系。于强实际上是一个孤儿，是靠里弄干部大家凑钱出力拉扯大的。

“文革”当中，于强拾过垃圾，讨过饭，在火车站的椅子上和公园草坪上睡过觉。父亲死后，家徒四壁，有一些比较值钱的书籍，也都被抄家抄走，或是被一些自称是父亲朋友的人“借”去不还了；上中学的几年，他就记不得自己哪年冬天穿过一件棉衣，或是哪天吃过一顿饱饭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幸好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，他凭自己的努力，考上南方一所有名的林业学院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

听到这里，何洁已经对她未来的女婿很是放心了。而张经理接着说的一件事更是让她非常地感动：

“那是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间，于强大约十一二岁，他实在太孤单了，又没吃没穿，他忽然想到去南通找他姐姐。

“他随着人流混上一条开往长江上游要经过南通的船，开船后他被人家发现，又踢又打，还威胁说要把他丢进江里去。多亏一个去武汉的老太太用身体护着他，又给他吃的，他才到达那里。

“他好不容易找到姐姐在的那个乡，去人民公社打听姐姐的住处，他询问的人恰恰是拐骗他姐姐的那个人的亲戚。一听他的来意，办公室里几个人商量一下，便不由分说地硬说他是‘小偷’，把他关进囚室里，第二天放他出来，一顿乱棍打得他头破血流，叫他滚回上海去，永远不许再到南通来。

“他费尽气力再混上一条船，再挨打受气，才回到上海，从此死了找姐姐的心。”

张经理告诉何洁说，于强这人，忠厚老实是决没问题的。他很大能吃苦，遇见困难时，他会坚韧到固执的程度，这缘于他那些年艰难

的奋斗经历。他人非常聪明，在中学时，他虽是全班衣服最破烂的，却是全班成绩最好的。上大学也是每年都拿奖学金。

何洁请张经理说说于强的缺点，张经理想一想说：

“他的性格比较暴躁，粗心大意，这是于强的一个很大的缺点。不过有时候他也能冷静地对待问题。这可能是因为他那个 AB 型的血型。

“由于他与别人不同的经历，他往往疑心人家都是在存心欺侮他；他的报复心也重，恨不能哪一天把所有欺侮过他的人，一个个痛打一顿。从这些方面看，应该说他是一个心理上存在某种障碍的人。

“不过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去欺负别人，从来都是他帮助别人，有些人甚至是利用他这一点，占他的便宜。他倒也不在乎。他勤劳、肯干，还爱打抱不平。”

张经理最后说：

“他早就想到外国去了，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太窝囊，从来都是受欺，受压，受穷，想要过得扬眉吐气些。大学毕业后，一有机会他就去了澳洲，到那边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听说挣了不少钱。”

听完张经理的介绍，何洁说：“这件事我们就算决定了。你可以通知于强先生在他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一次，或许就可以一次把事情办了。”

小青这时的心情很茫然。出国，嫁人，离开妈妈，整天整夜坐飞机，澳大利亚……在她一向不大使用的头脑里，一下子出现这许多从来没有过的，新鲜而又有些怕人的事，她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青看妈妈非常同意这件事，于是她自己便当然同意。从来都是妈妈代她思维的。再说，到外国去，从此住在那里，过外国人的生活，这是多么有诱惑力的事！在 H 城她的这些小姐妹当中，还从来没有哪个去过外国呢。

何洁了解她这个在身边养了二十二年的女儿，知道她此刻心中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她此去将会遇见怎样的情况，现在谁也不知道。但是，想到女儿和自己的一生，她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不

放过。

何洁把小青搂在怀里，一手抚摸着小青的头，为她把几缕从发卡中滑脱出来的乌黑油亮的头发理好，一边声轻而语重地对她说：

“小青呀，你懂也罢，不懂也罢，这回妈妈要给你做主了！这不光是你自己一辈子的事，也是妈妈这辈子最重大的事。我们母女俩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！”

小青温顺地俯在妈妈的怀里，她说：

“妈妈，我听你的。你叫我去我就去。”

但是做母亲的仍是放心不下，她抚摩着女儿的头发说：

“小青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，是去嫁人，去嫁人，你懂吗？要跟一个男的成天在一起，要给人家当妻子，还要给人家生儿育女……”

何洁以为小青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，她想到应该对她做一些必要的启发，而又不知该怎样做，因为她自己实在也并不懂这些事。

做母亲的应该想到，二十二岁的女儿，再没有头脑，男女之间的事，她也绝不会是一无所知，她早就应该春意萌动了。

两个月以后，张经理通知何洁，于强一两天内便到达 H 城，和她们母女见面。何洁一回家，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青。

小青正在楼下院子里洗头发，她一听这话，好像非常地害怕，忽然间抬起头来，呆呆地立住，一动不动，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远方，任满头的湿水流淌在她的外衣上。何洁觉得她有些反常，连忙问她怎么啦，小青只说一句“没什么”，便匆匆擦干了头，上楼回家去，脸朝里躺在床上。

于强来了。正好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。他离开墨尔本时，是澳洲的早秋天气，气温是三十多度，下飞机时，上海是冬天刚过，气温还不到十度。一天一夜往北开的火车坐得他越坐越冷。粗心的他，连一件羊毛衫也没有带。

一下火车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

“老张，赶快给我点感冒药吃！”

张经理一边嘲笑他的粗心，一边回答说：

“怕什么呀！你的岳母大人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医生。你有多少病就尽管生吧！”

很快他便躺在了何洁专为他腾出并且布置好的房间里。也许是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，何洁穿一身白大褂来查看他的病情。

她安慰于强说，小毛病，不要紧；是旅途劳累，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

她坐在于强的床边，一手拿着体温表，一手抚在他的额头上，眼睛转过来定定凝视着他。

她嘴角挂着柔美的微笑对于强说：

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自己不会照顾自己，连件厚点的衣裳都不知道带！”

这两句又像关心、又像责备，又亲切、又温暖的话，让于强感受到一种透入心脾的快意和舒适。如此充满情意和爱心的话语，他只在幼小时从姐姐那里听到过。

现在他从何洁这里听到这些话，他心中的滋味，好像和他从姐姐那里听到时，是那么的不同。

于强真想一把拉住何洁的手，对她说一句出自心底的话，这话不是谢意，不是感激，不是愧疚，而是一种被触动、被启发、被不由自主地送到嘴边的充满情感的语句。

他终于没有去拉何洁的手，也没有说出任何的话来。

何洁是岳母，是在给她远道而来的女婿诊病。而她一见到于强这个人，内心里活动着许多别人不知道的思想。

于强满身健壮的男子气息，让何洁不由得对他产生自然的好感。她真有点羡慕起自己的女儿来了。

小青静静地站在一旁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于强把目光有礼貌地移向了小青，对她微笑着。这时候，他应该做的正是这个。

于强喝了何洁煮的姜汤，服下两包中药感冒冲剂，甜甜美美地

睡一夜，病就好了。睡梦中，他好像真的见到一位洁白的天使。

好像这天使不是何小青，而是她的母亲，穿着白大褂的何洁医生。

于强在H城的那短短的几天中，小青尽可能不和他单独在一起，于强也没有特别地在意。他以为这是姑娘家正常的羞涩。

这几天里，他跟他的岳母何洁接触很多，也谈得很多。他的岳母何洁很愿意接近他，他也很愿意和这位岳母在一起。

这一天是星期日，何洁安排让小青带于强去城西边参观一处古迹，她是想要让女儿和于强在一起好好谈谈。但是临时小青说，她的同学非要去聚会，把于强留在家里，自己走开了。

好在何洁在家，于强便跟何洁坐下来谈天。于强想，今天正好来向这位岳母讲一讲自己的家庭和往事，几天来他都想对何洁叙说这些，总没有合适的机会。

他还没说两句，何洁便打断他说：

“你的事，老张同志都告诉我了。”她的意思是，不想让于强煞有介事地跟她谈这些，显得生硬而不亲切，而且都是些伤心事，何必破坏了气氛和情绪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和时间来谈这些。

想不到她这样一说，于强倒是尴尬起来，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何洁立刻含笑地对他说：

“你能活过来，还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真不容易啊！”她说时，两眼满含深情，让于强再一次感到她的爱心和温柔。她的话也让于强不由得更忆起往事来。

何洁提起老张，又提起于强的过去，让于强想起从前他和老张的事。他说：

“老张他对我真好。不仅是说，他这次为我费的心，记得那些年，上初中的时候，我跟他坐一张课桌，他老是他妈妈给他带的早点分一半给我。那时候我真饿啊！”

于强抬头望着何洁，微微一笑，笑容中因这回忆而带有苦味。

细心的何洁立刻察觉到于强心情的变化，她借给于强端来一杯